

他常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多余的一笔脚注

在冬至的晨光里，他的脚步很轻，轻的像他生怕要警醒谁似的，但又好像背负了一些不可言说的秘密。杂乱的书页从他手中的册子里翻了起来，冷风一阵阵吹，像锋利的刀刺痛着他的皮肤。他再看一本诗集，这本书有些年头了，纸张已微微泛黄，页边还有点卷曲。但他并不在意，只是在寒风中不断的翻着，他尝试透过文字看到更深刻的东西，但他却什么都看不到。

身旁的树叶早已染上点黄，稀疏的杂树在风中轻轻摇曳，在枝叶间也能隐约的露出几片早熟的红。他坐在树下，像一个被时间所遗忘的人。一只小鸟飞过他的肩膀，翅膀扇动的声音让他回过了神。他抬起了头望向天空，乌云遍布的天突然变得无云，这无云的蓝天仿佛一片平展的纸，任由阳光泼洒其上。他低声念到：“原来天也不过如此，浅到不容悲伤停留。”

他握着那本书，继续向前走着。脚下的泥土带着清晨的潮湿气息，踩上去发出轻微声响，像是在督促着他点什么、想点什么、写点什么。他试图专注于书中的文字，但总觉得这些字像雾气一般，又熟悉，又遥远。他念到：“我看她一人站在那里，即孤单又完整，唱着一首听不懂的歌。”语后，他突然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像是自嘲，又是解脱。

“或许她唱的就是我的心情吧。”他对自己说。“那老旧的哀伤，和那些难以言喻的失落，全被塞进这一首无人能懂的歌里了。”

他和上书本，将它放在外套口袋里，眼神望着树木后面的街道。那里的街道与树木交接成一幅静默的画，只有风穿过时，那幅画才有些许生机。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下了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世间所有的沉默，或许是为了替那些无法言说的感情找到安身之所。”

他放下笔，再次仰望天空。清晨的太阳已经把光芒全都倾洒在他身后，影子拉得长长的。他在原地站了一会。之后转身离开，脚步仍然么轻，仿佛会周围安静的一切惊醒。

雪化

雪花轻轻飘落，像无声的叹息，覆在铁轨旁枕木的缝隙间。站台上空荡荡的，只剩下风的脚步在耳边回响。昏黄的灯光下，影子被拉得修长，却也愈发模糊。我缩了缩脖子，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散去，如同一场迟来的对话，不知道还能否被谁听见。

屏幕上的消息依旧安静地躺着：“我在对面的站台等你。”我看了许久，指尖在发送键上犹豫，却终究没再回复。对面站台的光线有些晦暗，影影绰绰能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单薄，却倔强地站在那里。

“雪花是飘着的，落在哪里都随风决定。”*她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那是在我们初见时，她无意间说过的话。我当时没听太明白，只觉她的语调轻得像雪落在肩头，不惊动任何人。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说的，不只是雪。

列车缓缓驶入，风卷起积雪，洒落在站台边缘。我下意识地往前一步，抬头看去，她也轻轻转身。我们的目光在寒夜里短暂交汇，我几乎要脱口而出她的名字，但声音哽在喉间。只剩手掌里的温度，沿着空空的指缝漏了出去。

广播里机械的声音在提醒着离别的时间，我咬了咬牙，终于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她也站着没动，像是等待，又像是告别。列车停了一分钟，却像隔开了整个冬天。

她终于转身，脚步轻缓，像雪落下一般。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念头：若我们之间真的有风吹过，那它会将她带去哪里？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机，屏幕的亮光在寒夜里显得微弱，只有她留下的那句话清晰可见：

“也许等春天到了，风就不会这么冷了。”

列车再次鸣笛，铁轨发出低沉的共振，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冬夜的尽头。雪依旧下着，风依旧冷冽，可我却已分不清，那落在脸上的，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藏不住的遗憾。

雪花飘落，速度缓慢，却从未停止。它们追逐着风，坠向不同的方向，终有一刻会彻底融化。但此时此刻，它们还在飞舞，像那些我们未说出口的话，缠绵，却沉默。

夜晚的风，总是比白日里多一分冷意。开着窗，却不知是为了透气，还是在等待那不可能再回来的身影。烟在指间燃着，火星一明一灭，就像我心里的那点残余的温度，忽明忽暗。思念像一场无声的潮水，退不去，也推不开。

她走了已经有多少天了？我懒得去数，仿佛数清楚了，便会让那种空荡荡的感觉更加真实。每天早晨醒来，枕边是冷的，床单褶皱的痕迹渐渐被时间抚平，而我心里的那道折痕，却愈发深刻。我常想，倘若她现在坐在对面，微微低头，看我一眼，我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装作不在意。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像极了凌乱思绪。我不再写信，不再试图用文字安慰自己，因为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口划下一道浅浅的伤口，疼得不深，却足够让我整夜无法安眠。咖啡变凉了，烟灰堆满了烟灰缸，连房间里都弥漫着一种陈旧的寂寞。

我去了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街，那家海底捞还在，店外依旧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我坐下来喝了一口拿铁，却发现没有她在对面，咖啡只苦不甜的。她的笑容好像也被泡在这苦涩里，偶尔浮上心头，又很快沉下去，消失不见。

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时间只是让你习惯了失去，却不会让你真正忘记。我甚至害怕遗忘，害怕有一天醒来，想不起她的声音，想不起她看我时眼里的光。那时候，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孤独？

思念是一种病，慢性，不致命，却难以痊愈。而我，已经不再奢求治愈，只希望这病在心里，陪着我，像她曾经陪着我一样，静静地，不声不响地，存在着。

《老杨》——Lincoln Jiang

老杨是学校门口的保安。他在这儿站了快十年了，从第一届毕业生走出去，到后来家长们一拨拨换代，学校的校长换了仨，唯独他还在门

口那张小板凳上坐着，冬天喝热水，夏天摇蒲扇，眼神半开半合地看着来往的人

老杨年轻时候是个工人，后来厂子倒闭，年纪大了，托熟人找了这份差事。待遇不算好，但活儿清闲，每天站门口看看谁该进谁不该进，到了饭点，学校食堂还能分他一份盒饭。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守个门，混口饭吃。”

这学校是个国际学校，光学费就比他一年工资高十倍不止，学生家长非富即贵，开的车都是一水儿的黑色商务车，车窗一摇下，露出的不是精致妆容的妈妈，就是一脸疲惫的司机。孩子们拎着书包，个个眉头紧锁，像一群加班到深夜的公司职员。

“这儿的孩子们真幸福啊。”有次我路过，随口感慨。老杨呵了一声，摇头：“幸福？你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老杨熟了起来。可能是某天，看到他在小屋里剥橘子，随口问了句“今天怎么样？”；也可能是站岗太过无聊，百无聊赖地和他聊了几句。反正聊着聊着，便成了习惯。

“学校要更‘优秀’了。”有一天，老杨慢悠悠地说。

“啊？”他指了指校门口刚换上的大横幅：“全面提升升学率，打造顶级精英。”我愣了一下，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

——还记得几年前我刚来时，学校还算宽松，孩子们至少放学后还能在操场上玩一会儿。后来校长换了，新校长是从

爱尔兰请来的，据说履历光鲜，在升学指导方面有“奇迹般的手腕”。果然，他一上任，学校立刻变了样。新校长上任第一天，便站在讲台上意气风发地宣布：“我们的升学率要更上一层楼，我们要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让家长们看到我们真正的‘实力’！”他在台上大谈特谈学校的新方针，言语间全是宏伟蓝图。台下的家长们频频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情，仿佛自己孩子的未来已经稳稳当地捏在了校长手里。那天放学，我在

门口看见一群学生围在一起小声议论。“听说了吗?他们要砍掉艺术和体育课,以后连社团活动都要提交‘学术规划’。”“真的假的?”

“真的,我们舞蹈社的学姐说,学校已经通知他们了,以后社团的‘价值’要和申请挂钩,‘无关紧要’的社团可能会 被削减。”

“我妈开心得不得了,她说早点全力冲刺美本申请才是‘正道’。”

“那你呢?”

那人愣了一下,垂下眼睛,半晌才低声道:“我也不知道……反正,申请重要吧。”我回头看了一眼老杨,他正不紧不慢地剥着花生,神色没什么变化,好像这一切和他毫无关系。“你听到了吧?”我忍不住问他。“听到了。”他把花生壳丢进垃圾桶,“不奇怪,早就该来这么一出。”

“什么意思?”“这学校说是国际化,骨子里还是只认‘成功率’。以前还装装样子,现在索性连样子都不装了。”他笑了笑:“升学率高,学校才有话语权,家长才愿意砸钱。这不挺合理的?”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晚上换班之前我看到教学楼大厅里新添了一面“荣耀墙”,每个月公示一次 SAT、ACT、IB 成绩,考得好的照片被放在最上方,考得差的——当然是没有资格上墙的。家长们每天接送孩子时,都会不动声色地瞥上一眼,仿佛在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衡量自己家的孩子究竟排在第几位。

二 后来,学校开始实行“学术预警制度”。哪个学生掉队了,家长就会被请去“喝茶”。有次老杨正坐在门口喝水,就看

到一个妈妈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脸色发白,边打电话边哭:“我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孩子?我花了这么多钱……”

那个妈妈走了之后就留下她孩子一个人在校门口站着,老杨一下就认出来了,那个孩子是小峰。他家里没那么富裕,是靠他妈妈在外企上班的各种人脉才把孩子送进来上学的。虽说学习不是很好,但闲来无事总喜欢来我们这里聊天,是个好孩子。

“老杨,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怎么?”

“他们要搞‘学术追踪’,我们每个月 GPA、模考成绩,甚至每天的作业完成情况,都要被记录下来,还会直接发 给家长。”

我皱眉：“不会吧？这也太……”小峰苦笑了一下，声音压得很低：“真的，班主任还说，以后所有科目的老师都会在系统里登记我们每次测验的

排名，然后计算进‘升学稳定度’。”“‘升学稳定度’？”我愣住了，“这是什么鬼？”

“就是说，如果你的成绩忽高忽低，系统会判定你‘不够稳定’，那申请名校的风险就‘增大’了。”小峰耸耸肩，“然后学校就会‘特别关注’你，盯着你的学习进度，甚至帮你‘调整’学习规划。”

我听得心里直发凉：“所以，如果你成绩掉了，他们会强制你去补课？”“谁知道呢？”他抬头看着天空，“反正，他们只在乎数据，管你怎么活。”我回头看向老杨，发现他正看着我们，眼神深沉，像是沉思，又像是看透了一切。“老杨，你怎么看？”我问。

他叹了口气：“他们就是不信任你们啊。”

“……什么意思？”“如果真的‘培养精英’，为什么要把你们盯得这么紧？真有天赋的孩子，应该自己能学好，而不是被逼着跑。”小峰苦笑了一下：“可惜，没人关心这个。”

三

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车上下来个女孩，低着头，拎着书包，步子沉重得像拖着十公斤的石头。车窗里露出一张保养得体但焦虑的脸，女人正冲着手机催促：“拜托了老师，能不能再约几次辅导课？实在不行，您推荐个考官，咱们……你懂的。”

“怎么了？”我不忍问到。“音乐课被取消了。”她咬着牙，声音里压着怒气，“我本来都选好了IB音乐，结果学校说，‘艺术生不够多因此不符

合升学规划’，直接给我换成了IB经济。”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什么鬼？”

“他们还说，音乐不‘硬核’，名校不喜欢，申请‘没优势’。”她深吸了一口气，语气里满是讽刺，“但IB经济就‘够硬’，能给简历加分。”

她把小提琴重重地往地上一放：“他们到底把我们当什么了？学校不是一直说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吗？”老杨一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个性？”他摇摇头：“个性算什么？能进名校的‘个性’才是好个性。”老杨笑了一下，意味不明地摇了摇头，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这些年啊，我看多了，”他眯起眼，看着那些孩子被一辆辆车送进校门，又被一份份排名推着往前走，“他们进来时一个个精致得像瓷娃娃，走的时候呢，像一张张填满数据的申请表。”我没说话，只听到远处的操场传来一点喧闹声，可惜很快就消失了。

四年底的家长会，学校在礼堂里挂满了红色横幅：“我们今年创下历史最高升学率！”

家长们纷纷鼓掌，脸上写满欣慰。校长站在台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着新政策，如何提高学生竞争力，如何精准匹配名校需求。

礼堂外，几个学生站在阴影里，沉默不语。“他们说要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想要什么。”“反正，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学校都会把你送进他们希望的地方。”“是啊，反正申请季一过，我们就是他们的‘成功案例’了。”我盯着台上的校长，他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微笑，温和、自信，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后来，新一届毕业生又走了，家长们继续焦虑，老师们继续加班，校长继续想着怎么再提高录取率。学校名字换了，学费涨了，荣耀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密，孩子们的步伐越来越快，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空。唯一没变的，是门口那张小板凳，和坐在上面的老杨。

“老杨，你咋不换个地方？”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他笑了笑，露出一口发黄的牙：“去哪儿啊？换个学校，门口还是一群一模一样的家长，一模一样的孩子。”“那你还看？”他伸手把耳后的烟取下来，叼在嘴里，眯起眼点了火，缓缓吐出一口烟：“总得有人看着点吧。”

这异乡的夜晚，只有你的名字砸了我的脚跟

它的回声在我的骨缝里裂成一场无声的雪崩

那些被时间磨出棱角的回声——

像你转身时抖落一地，不肯融化的雪尘

I dare not to compare you to a summer day
For you are much more than that.
You warm my heart better than the sun of may
Every time you're next to me, you sat
I seeked, begged and cried for love,
To a point that I wished to forfeit.
For every love I had were like cuffs
And every partner a misfit.

But in you I could set you apart,
Your experiences like mine.
You struck my heart like it's a dart
With your lithe words and humint mind.

So for as long my lungs can breathe and my eyes can see.
My heart and soul belongs to thee.

I don't love you as if you were scenery,
An array of flowers on a field with mountains in the back
My love for you is persistent but obscure, like machinery.
The ability to turn it to words I lack.
My love for you is like a flower that doesn't bloom but still carries the sweet nectar that people
crave. At times it's like the moon,
and I'm the wave that it has saved.
I love like this because I know no other way, For it is a feeling I had hid.
So I thought to myself day by day, Has our unspoken love really lived?

Although our love is not profound.
But I am glad that it's been found

I feel a gentle breeze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fields
Stroking my face like your fingers once did.
It's a feeling I don't want to yield.
Feelings for you, I had once hid.
Under the sky, I felt sunlight
and hear your whisper in my ear
Then on my page I turn to write.
"Losing you, was what I fear"
Although my flesh constraints me
and everything seems to be in the way.
But our love is destiny
.As my heart will be with you, day by day
But still the wind sings of days we knew
As I sit here longing, and waiting for you

又是这样。她又说了“没事”，语调像春末梧桐叶上迟迟不落的雨滴，轻微，却让人怅惘。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底藏着一层云翳，淡淡的，好似远山的雾霭，若非仔细看去，你会觉得那表情不足为奇。她的徐徐一笑，敷衍着我的忧虑，她如惯常般地低头看着手机里的内容，发丝垂落遮掩了她的神色，也遮掩了我的疑问与担忧。

我有时想问:你真的没事吗?话到嘴边却又咽下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难以丈量的是心与心的隔阂,即使我对她的爱如江南春水般温柔深长,却也未必能抵达她的心底。

曾经我以为爱的亲密是无话不谈,无念不诉,直至如今我才知晓,亲密往往在沉默里,在说不出的话语与欲言又止的迟疑中。她用“没事”两个字筑起的围墙,我踏不进去,翻不过去,只能在墙外徘徊,拾起一些似懂非懂的蛛丝马迹。

入夜时分,她望着我,但看不见。月光漫过窗台,铺洒在她的肩头,如水一般静谧、安宁。我看着她的侧脸,试图猜测那隐秘的心事,却什么也读不懂。我小心翼翼地边说:“如果你不开心,可以告诉我。”她回头对我笑,依旧是轻淡的,仿佛风吹过湖面掀起的小涟漪,柔柔地摇摇头:“真的没事。”

“没事”,她习惯用这句话掩饰心里的涟漪,我也习惯了用沉默接受这种掩饰。人间情感如隔着纱,隐约可见却终不可真切触摸。爱人之间的忧虑与好奇,大抵是因了这种难以跨越的透明薄障,才教人欲罢不能,焦灼又甘之如饴。

有时想,若我心更静些,也许就不会苦恼于她口中那淡淡一句“没事”;然而静下来时,却越发清晰地感受到那句话里掩藏着的千百种情绪与可能,像无边的迷雾笼罩在我眼前,让我茫然不知所措。或许她真的没事,或许她只是习惯了隐忍。可我仍旧忍不住追问:你到底怎么了?又怕这问话出口,如同惊动了春池里的一汪碧水,惊散了平静的假象,便只好收回疑问,轻轻地叹息一声,在心底对自己说:“算了,她说没事,那便没事吧。”

夜渐渐深了,我们做了道别。我凝望着窗外月光如水,但一室寂然。我的爱与担忧交织,最终化成一句无言的叹息,坠入漫漫长夜。

“没事”,我喃喃自语,告诉自己:“没事……”

散步

困都要困死了,散什么步!说是这么说,但身子到底醒着。夏夜的后半程,人已昏沉如同被抽空筋骨,却兀自要踱出门去。

街上静极了,除去路灯之下浮尘不倦地旋舞,偶尔有小虫扑打着灯泡,碰壁,又碰壁,撞得噼啪作响。我的步子轻软,如拂过青石阶梯一层薄霜,无声而又无端地有些凝滞。腰脊深处不时隐隐作痛,倒有几分奇异熨帖之感——仿佛终于替那日日在胸腔深处嚣叫、此刻终于疲倦无声的魂魄找到了安放之处。腰肢的痛

楚大约不过是那无处可逃的劳碌的微尘，如今在万籁俱寂之际，浮出来作无声的抗议，在血肉深处缓慢咬噬。

路旁有些小铺已经泛出灯光。柜台之后的人影斜倚，眼睛紧闭着，只有胸前一张半旧的报纸微微起伏，一同浮沉的还有他那若有若无的鼾声。我竟立在那里看了片刻，忘了为何出来。那沉睡着的影子上浮动的光斑，像是谁额上渗出的微汗，在梦里凝成珠子——珠子里映出一双眼睛，清澈如昨；当它正欲向我转来的一刹，街那头蓦然响起晨光未醒前沙沙的扫地声，扫帚划开暗夜表皮，那倒影碎成虚无。

那眼睛顿时化作无数银针，刺破了我的梦境。

槐树开花了，香又白，夜里坠落成残瓣铺陈在路边，被后半夜的薄露渐渐浸透；像人无声的泪滴在枕上，润开沉默无解的愁。而花香在夜半的空气里暗暗纠缠着，忽浓忽淡，竟如指尖流过的丝线，带着湿润阴柔的气息滑入袖中，盘踞在脊背上，让我衬衫贴着冰凉一片，如浸透了这漫长闷热的夜。

我在树影里站了少顷，背已微麻——它已承负了太多无形之重，沉坠之感却已刻入血肉，化为骨节不堪的苦吟；如今连那温存想念里也要渗入隐痛，渐渐将我雕成一座无悲无喜的石像。这时抬头望见昏黄里飞蛾徒劳的扑翅，竟与我自己暗中的奔突如此不隔。

拐弯再行，天便已显出些微光来。天边不知被哪双巧手匀抹过一道薄薄的胭脂色朝霞——这玫瑰红浸染天幕的边缘时分，恰是醒与梦的边缘时分，一个转瞬即逝的幻境，竟浮现了一个侧影，清晰又朦胧：光正勾勒那人温和的轮廓。然而当我再欲辨别轮廓里柔熟的嘴角时，那片玫瑰色霞忽然向四面浸开了，只余下无迹的虚空。那人影分明又转回去了吧，回到云遮雾绕的远处——那是再不能寻也再不能忘的远处。

是思念罢？是那不肯罢休的温柔噬咬，在灵魂深处留下隐隐作痛却无从缝合的创口？夏夜渐散，薄雾如尘烟一般，从矮小的灰瓦屋檐间被轻轻卷走了。清晨尚未来临——但清寒已悄然爬上我的肩膀。青石的街道在微蒙中愈加青白如骨，那寒气便自脚底蔓延而上，如同凉滑的一条蛇爬行，缠住小腿……缠绕、蜿蜒而上，它就要一直要冻到心里去。

薄雾散去，街道恢复青石固有的严峻颜色，路旁有清洁工开始劳作。我站在那里，竟疑心自己是否也曾有片刻消失不见，散入了此刻开始喧嚣的、北京又一个清冽的黎明中去。

街角深处花坛里，萎谢了的荷花将枯茎倔强朝向天际；我想它曾在昆明湖里鲜艳过，如今只余下脉络清晰的残骸——就像心间沉浮的那些故事，虽然褪色，骨架却分明依然立着，并不真正地倒下。

街灯熄灭，天彻底亮了。

在我们的家族里，一直有一群长寿种，他们是我们家族的守护神。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一直守护在我们的身边。当我还是懵懂幼猫的时候，我的爷爷常常这么对我说。

“那...爷爷你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吗？”我发问。

“呵—或许吧。”爷爷吐出一口浊气，他的皮毛已不再有往日的光洁“他们是上能顶天的巨人，我们即使仰望也未能触及半分，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低下他们的头颅，那也仅仅是少数罢了。”

我第一次看到那些长寿种，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说是葬礼，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隆重，毕竟和他们相比，我们一族的寿命是如此微不足道

“想必生命的流逝在他们那些长寿种面前也是不值一提的吧。”我这么想着。

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对爷爷的离去也十分伤心。在那时，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长寿种，根据爷爷生前的描述，我认出他是那个已经守护了我们家族四代人的长寿种。

“长得真像啊，以后你就陪着我吧”这是他们的语言，长寿种选中了我，我很幸运。那长寿种把我抱起来对着他的脸，这么对我说。当然我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只感觉他对我隐约有一种善意。

爷爷告诉我，长寿种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们是参天的巨人，长寿的种族，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伸出援手。他们的存在像巍峨的山峦，恒久而稳定。我被那巨大的手掌托着，就像躺在柔软温暖的云朵里，只是这“云朵”带着淡淡的、属于那长寿种的独特气息——一种混合着织物、阳光和泥土的复杂味道。他巨大的眼睛凝视着我，虹膜的颜色深邃如同雨季的夜空，里面似乎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哀伤、温柔，还有一丝.....疲惫？

“喵...”我本能地回应着，伸出小小的爪子，轻轻碰了碰他宽阔的下巴。冰凉而光滑的触感传来。

他似乎因此笑了一下，嘴角牵动，形成了一个微弱的弧度。他低沉的声音仿佛从大地深处传来，虽然听不懂，但那节奏变得柔和了些。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拢在掌心，轻轻放置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我的爪子下意识地抓紧他坚韧的毛发，趴在那里，感觉如同占据了一座微型的山峰。整个世界在我的视野里骤然放大，变

得无比辽阔，但也无比陌生。我看着下方那些微缩得像米粒一样的其他猫族亲眷，看着他们抬头望向我时眼中的复杂——有羡慕，有敬畏，也有一丝距离感。

这就是被选中的感觉吗？我突然明白了爷爷的话。在他们面前，我们的生命如清晨的露珠，短暂而易逝。我看着那片埋葬爷爷的小小土地，在巨人的脚下，那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我心中泛起一丝苦涩的明悟。

对长寿种而言，我爷爷漫长的一生，不过是他们漫长岁月中一闪而过的片段。他们的悲伤，于我宛如浩海中的涟漪，虽真却遥。

Mist and the Space Between Us

Is thin, uncommitted,
it doesn't know if it wants
to be fog or just a breath on the window.
It hangs over the field like I hang over your name:
not quite touching the grass,
not quite letting the sun through.
Last night, you said "I care"—
a word with no edges,
soft as the mist that seeps
through the cracks in the screen door.
I reached for it, like I reach for your hand
when you walk ahead,
but it slipped:
mist doesn't hold,
and neither do the parts of you
that won't hold on to mine.
We sit on the porch, and the mist eats the trees—
first the oaks, then the pines,
until the world is just a blur
of what I think I see.
You laugh at something I say,
but your eyes are on the mist,
like you're waiting for it to choose:
to lift, or to drown the day.
I wonder if you look at me that way—
a shape half-made,
not quite clear enough to trust.
This is love, I think:
not the sun breaking through,
but the mist itself—

sticky on my skin,
making the world feel small
and holy, even if I can't see
where it ends, or if it ever will.
I want to say "Stay",
but the mist swallows the words.
Instead, I watch you watch it,
and we both pretend
we know what comes next—
like the mist pretends
it's not just water,
afraid to be rain